

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对比研究

金星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5

DOI: 10.61369/SSSD.2025190006

摘要：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作为汉韩两种语言中承担语法关系表达的重要功能词类，在句法结构构建、语义关系传递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汉韩语言分属不同语系，二者在界定标准、句法功能、语义表达及语用特点上既存在显著差异，又因文化交流存在一定关联。本文以汉韩两种语言的功能词系统为研究背景，从界定与分类、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四个维度对比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异同，并深入分析差异形成的语言类型、认知思维及历史演变成因，为汉韩语言对比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也为双语教学及翻译实践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汉语介词；韩国语助词；句法功能；语义对比；语用差异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Prepositions and Korean Particles

Jin Xingyu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45

Abstract : As important functional word classes that undertake the expression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Korean, Chinese prepositions and Korean particl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onstructing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conveying semantic relations. Since Chinese and Korean belong to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they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finition criteria, syntactic functions, semantic expressions,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also sharing certain connections due to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word systems of the two languag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prepositions and Korean particles from four dimensions: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yntactic functions, semantic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linguistic typological, cognitive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se difference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Chinese–Korea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as well a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ilingual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 Chinese prepositions; Korean particles; syntactic functions; semantic contrast; pragmatic differences

一、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界定与功能对比

(一) 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界定差异

汉语介词的界定在学界已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普遍认为其是从动词虚化而来，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必须依附于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等前置成分，构成介词短语后修饰谓语动词，以传递时间、地点、方式、对象等语法关系的功能词。汉语介词的核心特征表现为依附性和句法辅助性，例如“在”“从”“用”等，“他在图书馆看书”中，“在”依附“图书馆”构成介词短语，说明“看书”的地点^[1]。

韩国语助词的界定则基于其黏着语的语言属性，学界将其定义为附着于体词（名词、代词、数词等）之后，不具备独立词汇意义，仅通过形态变化标示体词在句中的语法角色、语义关系或表达语气的功能词。韩国语助词的核心特征是黏着性和形态强制性，其必须与体词紧密结合，不能独立存在，例如“에서”“에”“로”等，“학생들이 교실에서 공부한다”中，“교실”后附着的“에서”标示“공부한다”的地点，与体词的黏着关系

不可分割^[2]。

二者界定的核心差异体现在存在形式与依附对象上：汉语介词是独立的功能词，需前置修饰名词性成分形成短语后发挥作用；韩国语助词则是黏着于体词后的形态成分，与体词构成不可拆分的整体，这一差异源于汉语孤立语与韩国语黏着语的类型本质。

(二) 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分类对比

汉语介词的分类依据其表达的语法意义可划分为多个类别，常见分类包括时间介词，如“从”“自”“到”“在”，用于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范围或时点，“他从早上工作到晚上”中“从”“到”明确时间跨度；地点介词，如“在”“于”“向”“朝”，标示动作发生的空间位置或方向，“小明向学校走去”中“向”指明行进方向；方式介词，如“用”“以”“通过”，说明动作实施的手段，“他用钢笔写字”中“用”表明书写工具；对象介词，如“对”“给”“为”，指向动作作用的对象，“我对他表示感谢”中“对”明确感谢的对象；此外还有原因介词“因”“由于”、目的介词“为了”等^[3]。

韩国语助词依据功能可分为格助词和辅助助词两大类，这是其最核心的分类方式。格助词主要用于标示体词在句中的语法格，即语法角色，包括主格助词“이 / 가”、宾格助词“을 / 를”、与格助词“에 / 에게 / 한테”、位格助词“에 / 에서”、工具格助词“로 / 으로”等，例如“책이 책상에 놓여 있다”中“이”标示“책”为主语，“에”标示“책상”为位置^[4]；辅助助词则用于表达语气、强调、列举等附加意义，不标示语法格，包括添意助词“도”“만”“조차”、列举助词“斗 / 와”“이나 / 나”等，“나도 학교에 갑니다”中“도”表示“我也去学校”的强调语气。

对比可见，汉语介词分类完全依据语义功能，无形态区分；韩国语助词先按是否标示语法格分为两大类，再细分具体类型，分类兼顾形态与功能，且存在明确的形态变化对应不同功能，这与两种语言的类型特征直接相关。

（三）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句法功能对比

汉语介词的核心句法功能是构成介词短语，介词短语在句中可充当状语、补语、定语等句法成分，其中充当状语是最主要的功能。充当状语时，介词短语多位于谓语动词之前，修饰动词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她在会议室认真发言”中“在会议室”这一介词短语作状语修饰“发言”；部分介词短语可作补语，位于谓语动词之后，“他走到了终点”中“到了终点”作补语补充说明“走”的结果；介词短语作定语时需借助结构助词“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热烈”中“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修饰“讨论”^[5]。汉语介词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必须依附名词性成分构成短语，且一个介词只能连接一个核心名词性成分，句法位置相对固定，多在动词前或后。

韩国语助词的句法功能基于其黏着性呈现出不同特点，格助词的核心功能是标示体词的语法角色，明确体词与谓语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格助词“이 / 가”标示主语，“저는 김민수입니다”中“저”后“는”（主格助词的强调形式）标示主语；宾格助词“을 / 를”标示宾语，“저는 밥을 먹습니다”中“밥”后“을”标示宾语；位格助词“에”标示地点或时间，“우리는 월요일에 만납니다”中“월요일”后“에”标示时间。辅助助词则通过附加意义完善句法表达，添意助词“도”表示“也”，“저는 영화를 봤어요. 친구도 봤어요”中“도”使第二句表达“朋友也看了电影”的意义。韩国语助词的句法功能具有强制性，体词在句中承担特定语法角色时必须附着相应格助词，且一个体词后可附着多个助词叠加功能^[6]，如“책이 책상 위에도 놓여 있다”中“책상 위”后“에”（位格）和“도”（添意）叠加，表达“书也放在桌子上”。此外，韩国语助词的句法位置固定，始终附着于体词之后，随体词位置变化而变化。

二者句法功能的差异体现在：汉语介词通过构成短语充当句法成分实现功能，依赖短语结构；韩国语助词通过直接附着体词标示语法角色或附加语气实现功能，依赖形态黏着^[7]。同时，韩国语助词具有句法强制性，汉语介词则无此强制性，如“他明天去北京”中“明天”前可加“在”也可不加，而韩国语“저는 내일 학교에 갑니다”中“내일”后必须加“에”标示时间。

二、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差异成因及实践启示

（一）差异形成的语言类型成因

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诸多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韩国语是典型的黏着语，语言类型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功能词的存在形式与功能实现方式。孤立语的核心特征是缺乏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序和功能词来表达，汉语作为孤立语，没有形态变化来标示名词的语法角色，因此需要独立的介词类功能词，通过介词与名词性成分构成短语，再借助词序（如介词短语多在动词前）来明确语法关系^[8]，例如“我把书放在桌子上”，通过“把”“在”两个介词及词序明确“我”“书”“桌子”与“放”的关系。由于缺乏形态约束，汉语介词的使用相对灵活，可省略的情况较多，如“他（在）昨天来了”中“在”可省略，不影响语法关系表达。

韩国语作为黏着语，核心特征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主要是后缀黏着）来表达语法关系，体词的语法角色、语义关系等均通过附着在体词后的助词形态来标示，无需独立的功能词构成短语。黏着语的形态变化具有强制性和系统性，体词在句中承担何种语法角色，就必须附着相应的格助词，不能省略，如“저는 밥을 먹습니다”中“저”后必须加“는”，“밥”后必须加“을”，否则句子语法错误。同时，黏着语的形态具有叠加性，可通过多个助词叠加实现多重语义表达，如“학생들이 교실에서도 공부한다”中“이”（主格）、“에서”（位格）、“도”（添意）叠加，使“학생들”的语法角色和附加意义同时明确^[9]。这种形态黏着的特点使韩国语助词必须依附体词存在，形成与汉语介词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

语言类型的差异还导致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重心不同，汉语以动词为中心，通过介词短语修饰动词构建结构；韩国语以体词为中心，通过助词附着体词标示与动词的关系，结构重心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介词与助词的功能差异。

（二）差异形成的认知思维成因

语言作为认知思维的载体，其语法系统的构建必然受民族认知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差异也折射出汉韩民族认知思维的显著不同。汉民族传统认知以整体思维和具象思维为核心，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直观感知，这种思维模式直接体现在汉语介词的特征中。整体思维使汉民族在表达语法关系时，更注重语境的整体连贯性而非形式上的严格区分，因此汉语介词无需固定形态来标示语义，而是通过与前后成分的整体搭配传递关系，如“他在公园散步”与“他在明天出发”中，“在”的语义差异通过“公园”“明天”的语境整体判断，无需形态变化区分时间与地点。

韩国民族的认知思维则以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为主导，强调对事物的精细拆分和逻辑界定，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韩国语助词的形态化特征。分析思维使韩国民族在表达语法关系时，倾向于对不同语法角色和语义类型进行明确区分，并通过特定形态标记加以标示，因此韩国语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格助词系统，主格、宾

格、位格等不同角色各有专属助词，如“책이”（书为主语），“책을”（书为宾语），“책에”（书在某处），通过“이 / 을 / 에”的形态差异直接拆分语法角色。逻辑思维则要求语言表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制性，体现在韩国语助词的使用必须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体词承担何种语法角色就必须附着对应助词，不能像汉语那样省略或依赖语境^[10]，如“저는 사과를 먹습니다”（我吃苹果）中，“사과”（苹果）后必须加宾格助词“을”，否则逻辑关系不明确。

认知思维的差异还导致汉韩两种语言对“形合”与“意合”的侧重不同。汉语受整体思维影响以“意合”为主，介词的功能实现依赖语义和语境的“意合”，无需形态约束；韩国语受分析思维影响以“形合”为主，助词的功能实现依赖形态标记的“形合”，通过固定形态保障逻辑清晰。这种“意合”与“形合”的差

异，本质上是认知思维在语言语法系统中的具体投射，进一步强化了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在形态、语义及功能上的核心差异。

三、结语

本文从界定与分类、句法功能、语义功能等维度，系统对比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异同，揭示语言类型差异（孤立语与黏着语）及认知思维差异（整体意合与分析形合）是二者差异的核心成因。研究不仅丰富了汉韩语言对比的理论成果，明晰了功能词系统的类型学特征，也为汉韩双语教学中助词与介词的混淆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为翻译实践中的功能对应转换提供依据。后续可结合语料库进一步探究二者在具体语域中的动态使用差异。

参考文献

- [1] 陈蜜.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的韩语副词格助词与汉语对应关系研究 [D]. 延边大学, 2024.
- [2] 刘庆花. 汉语介词与韩国语助词的类型学研究 [J].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 2023, (01): 44–50.
- [3] 李玉莲. 汉语对象类介词与韩语相应表达对比研究 [D]. 暨南大学, 2022.
- [4] 郑新美 (Jung Saeromi). 汉语介词“在”与相对应的韩语格助词对比分析 [D].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 [5] 李灵美 (Lee Kyoung mi). 中国学生韩语格助词习得与偏误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6] 李允善. 基于中韩平行语料库的《红楼梦》动介兼类词研究 [D]. 山东大学, 2014.
- [7] 郑圣珉. 汉语介词“从, 在, 对, 给”与相应的韩语表现对比分析 [D]. 吉林大学, 2013.
- [8] 高明娥. 汉语表时空的介词与韩语对应助词的比较及偏误分析 [D]. 天津师范大学, 2013.
- [9] 吴仑真. 韩、汉语法对比研究之研究 [D].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 [10] 金善姬. 汉语介词与韩语助词对比研究 [D]. 华中科技大学, 2012.